

美学散步

一枚工牌的独白

林嘉卉

我是一枚工牌，素净得很。没有头衔，没有姓名，只有简单的红蓝标和“电建物业”四个字。某一天的晨光里，我被别在一位年轻人的白色衬衫左胸口，位置正好对着心跳。

起初的视野很固定——只能看见电脑屏幕的反光，和文档里不断跳动的光标。那时的世界是二维的：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打印机吞吐纸张的节奏。我以为这就是全部。

直到第一个活动日。

温度

第一次感知温度，是在“夏日送清凉”的活动现场。

七月的烈日下，冰棒在迅速融化，酸梅汤杯壁挂满水珠。当主人蹲下身来为玩水的孩子送上消暑的西瓜时，我贴到了她的胸口——心跳平稳而清晰，与四周的欢闹形成奇妙的对比。原来，最有效的清凉，从来不是躲避炎热，而是在热浪中心保持从容的脉动。

后来温度有了更多形状。

角度

我的视角很特别——永远以固定的倾角，望向她目光所及的世界。

这让我看见了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同事俯身清理楼道杂物时微湿的后颈，老爷爷接过早餐时眼底闪过的光，乒乓球赛颁奖时冠军得主嘴角悄悄上扬的微笑。

但更多时候，我看见的是主人眼中的世界。

她写新闻稿时，我在左胸位置感受那些词语诞生的过程——从生涩到流畅，从描述事实到传递温度。她整理周报时，我见证琐碎的数据如何被编织成有意义的叙事。她修改活动方案时，我感知到那份“还可以更好”的执着。

有一天我发现，当主人完全沉浸在服务现场时，我会被忘记。而这，恰是最好的时刻。

印记

我见证过两种形态。

最初的我是金属质地，坚硬微凉。在盛夏的奔走中，我被汗水反复浸润，在磕碰下留下划痕，胸口的心跳透过金属传来，带着初来乍到、试图破开一切的急切与温度。

如今的我是织物徽章，柔软服帖。我吸收着每一场活动积蓄的暖意，感受着每一次专注思考时布料的微妙张力。冬日的姜茶热气曾让我纤维舒张，而深夜键盘前的灯光，又为我覆上一层安静的暖调。

从坚硬到柔软，从反光到吸光。

未来或许还会有第三枚、第四枚工牌，但我改变的只是形态，不变的，是持续记录心跳的使命——将职业的标志，铭刻成生命的年轮。

未来的方寸

我只是一枚素净的工牌。

没有头衔，没有姓名，只有简单的红蓝标和“电建物业”四个字。但正是这份素净，让我能安静地见证——见证一个年轻人如何把公司的名字，一点点变成自己的脊梁；见证那些规范的操作流程，如何慢慢长出温度与灵魂；见证“物业服务”这四个字，如何在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中，从概念长成信仰。

当某天我被小心取下，收进某个纪念盒的绒布衬里时，我会记得：我曾贴在离心脏最近的位置，见证过最朴素的魔法——当一个年轻人全心全意想要温暖他人时，最先被温暖的，其实是自己的整个生命。而这片左胸上的方寸之间，曾经是一个家园开始的地方。

作者单位：电建地产公司

邦拉蒙土地上的中国味

安旭敏

在泰国邦拉蒙项目，电磁炉上铝锅里的水咕咕咕翻腾起来。几个刚下班的泰国员工摘下安全帽，凑过来看稀奇。他们用手扇着热气，鼻子凑近了闻，回头又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了一串泰语，他们在猜，这白水里能煮出什么名堂。

“Chinese New Year,”老张用英语说，“special food.”

“叫什么？”他们用蹩脚的中文询问。

“汤圆。”老张指着包装袋上的字，“Tang-yuan.”

泰国员工们努力跟着念，舌头打着结。之后又用泰语说了什么，没人听懂，但都笑了。

汤圆是从项目部不远处那家华人杂货铺买的。腊月里的货，包装袋上的红字褪了色，但“思念”两个字还依稀可辨。老张把袋子撕开，那些雪白的圆子滚进锅里，沉下去，半晌不动。十几个脑袋挤在锅边，盯着看，像围观一场魔术。

“They are sleeping.”年轻的泰国工人阿发说。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泰式口音，但大家都听懂了，又是一阵笑。

水渐渐沸腾起来了。那些圆子开始三三两两地浮起，浮浮沉沉，挤挤挨挨，渐渐变得晶莹剔透。黑芝麻的影子在里面晃悠悠，像是有了生命。空气里飘起糯米的甜香，淡淡的，却固执地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

“Up! Up!”阿发站了起来，惊奇的指着锅里，“They wake up!”

老张用漏勺把汤圆分进碗里。挨个分给泰国员工和几个中方员工。白的碗，白的圆子，热气袅袅地升起，在夕阳里散开。

“In China,”老张举起自己的碗，对

着围成一圈的人，“this means family together.”他用手比划一个圆：“Round. Like the moon. Like family. Together.”

阿发看着碗里的圆子，忽然咧嘴笑了。他舀起一个，吹了吹，咬一口，黑芝麻馅缓缓流出来的那一刻，他“哇”了一声，烫得直吸气，却舍不得吐出来。他吃得慢，眯着眼睛，细细地嚼，然后竖起大拇指，用泰语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的工友翻译：他说，这个味道，让他想起妈妈做的甜点。他用叉子戳起一个汤圆，举得高高的，对着夕阳，对着所有人，笑了。那笑容不需要翻译。“In Myanmar,”他突然开口，用磕磕绊绊的英语，“we have... sticky rice... with coconut.”他比划着，脸涨红了。大家耐心地听，然后纷纷说起自己家乡的甜食：泰国的椰汁糕，柬埔寨的糯米粽，中国北方的元宵，南方的汤圆。

工地上的起重机沉默着，像一只巨大的鸟，收拢了翅膀。十几个不同语言的人，蹲在工棚下，捧着一碗中国的汤圆，说着各自的故乡。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老张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故乡的月亮，没什么两样。但今晚，这轮圆月下，不同国籍的人，捧着同样的碗，吃着同样的汤圆。

工棚的灯陆续亮起来。有人在放泰语歌，有人在用泰语聊天，还有一些泰国当地员工们用结结巴巴的中文跟老张学“团圆”的发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飘进夜色里，飘向远处的椰林。

在邦拉蒙的这片工地上，在这个普通的夜晚，一碗小小的汤圆，让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了异国的土壤里。它不会立刻开花，但总有一天，这些尝过汤圆的人，会记得在中国，有一种食物，叫汤圆；有一种情感，叫团圆。

作者单位：水电十五局

诗歌

蓝装巾帼耀电建

雷玺

春风裁三月
吹拂你蓝色工装
巾帼之花
开在铁塔与山岗
初心系上安全绳
每一步攀登
都是云的勋章

巧手绘蓝图
匠心点亮万家窗
铿锵玫瑰
绽放在岁月沙场
汗水浇灌使命
每一次守护
都是光的方向

柔肩担重任
书写铁娘子担当
电建芳华
闪耀在时代疆场
信念化作前行光
每一次热爱
都是梦的远航

愿以微光
汇聚星河万丈
致敬每一位
了不起的电建人
了不起的地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公司



春光风启 电建新能源公司 柳茂林 摄



植树护绿 电建建筑公司 杨阳 剪



铿锵玫瑰 贵州工程公司 杨采妮 画

心情放歌

前往大理古城李振葵先生家赏梅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受到冲击的我，相约同学夫妻二位前去探访，后因意犹未尽又独自再次登门，可谓爱梅之使然。

梅原产于中国，为蔷薇科李属的落叶小乔木。目前全球已达500多种，仅我国就有300多种，分三个系，有江梅、宫粉、玉蝶、黄香、绿萼、跳枝、朱砂、垂枝、龙游、杏梅和美人等十一个品种群，颜色有白、红、粉、绿等多种。我国园林种植从汉代开始，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在巷子深处，东开的大门敞开着，迎面的古梅树遮去了小院大半，洁白如雪的花朵开满枝头，清芬浮动，树下李先生为来赏梅的大家讲着故事。

大理有“户户养花”的传统，多以养茶花、玉兰等花木和兰花等花卉为主。他家所种的梅树，称“冰梅”（可能是玉蝶品种群的一种），已有400多年的树龄，年年开花结果。其花白萼红，花朵大而厚实，有十五个花瓣。此梅几乎嫁接不活，但可用种子培育，却只开五瓣花。李先生的父亲生前曾先后精心栽培无数棵，难得育成一株开十五瓣的，便爱护有加。后赠洱源友人，如获至宝，悉心培育，可三年开十五瓣花后又只开五瓣花，成为一个谜，更见此梅之珍贵。

我上下于紧靠梅树的转梯，穿梭于二楼的走廊，拍着梅枝与花朵。有的梅已开过，枝头零星的残瓣，写着曾经的热烈与芬芳；有的正在绽放，透着

阳光，像柔柔的雪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有的还在含苞未吐，紧紧收着青蕾，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瞬春光。梅知道，花开不会长久，却依然倾尽全力，要在有限的光阴里，活出最真的自己。

那缕暗香扑面而来，浓而不腻，淡而不寡，沁人心脾。而疏影横斜的枝条上缀满花朵，粉红花萼托着洁白的花瓣，嫩黄的花蕊俏皮地探着头，令人赏心悦目。花间蜜蜂起舞，“嗡嗡”忙碌的它们，可不是来看热闹，而是专为传粉采蜜而来。一只蜂儿在

面对枝干虬曲、满身沧桑，却坚韧不拔、气场全开的梅树，我思绪起伏。

梅花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象征坚韧、高洁、谦逊、担当和奉献的精神品质。“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是象征中华民族精神最生动的表达。它自强不息，不畏风雪，在严寒中独自绽放，是坚定信念，顽强生长的精神表现。

昆明黑龙潭公园有600多亩的梅园，园内藏着跨越千年的历史与传奇。号称“活化石”级别有

一树梅花 心向春天

严镇威

两朵背对而开的花间徘徊，在花蕊中寻芳，让人叹为观止。

“每年开花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祖先。”主人的话语寓意深刻。

也许人在变，花也在变，但人和花之间的情愫，可以穿越时空，无关年岁。我们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永恒，我们也知道这个世间，没有一朵花开是为了人。但人和花之间的故事，不会停，不会谢。梅树彰显着老祖宗的精神与品质，是承载了多少辈人的希望与重托。

1300岁的那棵唐梅，是梅园的灵魂。清代云贵总督阮元曾写下“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的名句。公元713年，南诏王为道安和高建龙泉寺，亲手种下了这株红梅，到了清嘉庆年间古梅树干渐渐枯腐，无人不为之惋惜，可没想到朽枝干下竟又冒出了新枝，又续起勃勃生机，枝头的梅朵又开得鲜艳饱满，透着一股不服老的韧劲。后来林则徐游黑龙潭感慨万千，便写下“老梅认取陈根在，卅载鸿泥一梦中”的诗句，足见魅力。

在永平千年古村落花桥村，曾是南方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驿站，有一棵800岁高龄的“元梅”。哪怕主干腐朽、枝干断裂，只要根系尚存，就能从泥土深处迸发新芽，抽枝展叶。每到寒冬腊月，万物萧瑟，草木偃旗息鼓，这位“老寿星”却偏偏要来一场盛大的绽放秀。它不仅年年开花结果，而且有着古朴苍劲、婆娑多姿的姿态，被冠以“天下第一奇梅”的美名，堪称植物界的“不老传奇”，而荣登《中国梅花图谱》被列入“中国四大名梅”榜单。清代诗人龚居炎曾游历至此，恰逢元梅盛开，不禁挥毫题联：“阅历风霜，问尔几生修到此；传来锦绣，有谁千载艳如斯。”字字珠玑，道尽古梅的坚韧与风华。

历史上，赞赏梅花的诗词无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赞的是孤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赞的是无私；“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赞的是气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赞的是胸襟。一种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我。人们赞美它，何尝不是想成为它，或者希望它给自己力量。

其实，梅花之所以被尊为“四君子”之首，并非只因它凌寒独放，更因它骨子里那股“死不了、压不垮”的生命力。梅告诉我们：真正的风骨，不在青春年少，而在历经沧桑后依然热烈绽放；真正的生命力，不靠外表光鲜，而在于根深扎于大地，心永远向着春天！

我带着不尽的感慨，离开了梅花绽放的李家小院。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东风第一枝

山东电建三公司 崔洪康 画